

024113



勒·班台萊耶夫著 李假民譯

兩個不聽話的小姑娘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第一號的嬰兒照 民國四年

兩個不聽話的小姑娘

勒·班台萊耶夫著
李 良 民 譯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Л. Пантелеев

НА МОРЕ В ЛЕСУ

(Из "Рассказы о маленьких и больших")

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48

書號：新0004

兩個不聽話的小姑娘（中·高） 定價2,500元

（此書原由新兒童書店出版）

著 者 勒·班台萊耶夫

譯 者 李 俊 民

出版者 少年兒童出版社

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

印刷者 集成印製廠

上海河南北路三六五弄十七號

總經售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
上海南京西路一號

字數19968 1953年3月新1版

1953年7月新2版 印數3001—8000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 出零壹肆號

海濱

從前有一個媽媽，她有兩個小女孩。

一個小小的，另一個呢略微大些。那個小的生得白晳晳的，那個大的有些黑黝黝的。那個白晳晳的叫做白蘿契珈，黑黝黝的呢叫做泰瑪蘿契珈。

這一對小女孩是非常不聽話的。

有一年夏天，她們住在一個別墅（註）裏。

有一次，她們跑到媽媽跟前說道：

『媽媽呀，媽媽！我們是不是可以到海濱去洗澡？』

媽媽回答她們道：

（註）別墅——是建築在風景區的房屋，大多靠山近水，屋子周圍盡是樹木花草。在革命前

是有錢人住的。在革命後的蘇聯祇要努力工作，每個人都可以到別墅裏去消夏。

『我的寶貝，你們跟誰一起去呢？我不能去。我很忙，得準備午飯。』

『那麼我們，』她們一齊說道：『我們自己去。』

『怎樣去法呢？』

『喏，這樣的，我們攙着手去就行了。』

『你們不會迷路嗎？』

『不，不會迷路的，你不用害怕。我們認識所有的街道。』

『那麼很好，走吧。』媽媽說：『祇是你們得小心：洗澡我可不允許。但赤着腳在水裏走走，那是可以的。玩玩沙子，那請儘量玩吧。但洗澡，無論如何不可以。』

兩個小姑娘答應了媽媽，說她們不會去洗澡的。

她們隨身帶上小小的鐵鏟、小小的模型（註）和一把花邊的小傘，於

（註）小鐵鏟和小模型——都是玩沙子用的。小鐵鏟用來鏟沙子。小模型是金屬製的有各種

形狀的凹形模型，把溼沙子填進去，倒出來就是各種形狀的物件。



是往海濱走。

這一天，姊妹兩個穿着兩套小小的非常漂亮的衣服。白蘿契珈穿的是套玫瑰色的衣服，腰帶打着淡藍色的蝴蝶結，泰瑪蘿契珈呢，剛巧相反——衣服是淡藍色的，腰間的蝴蝶結卻是玫瑰色的。但是在另一方面，她們兩個都戴着一模一樣的、上面垂着紅色小絲穗子的、西班牙式（註）的藍色小帽子。

當她們在街上走過時，所有的人都停下來說道：

『瞧呀，多漂亮的兩個小姑娘！』

兩個小姑娘很得意。她們更把小小的陽傘遮在頭上，使她們格外好看。

於是她們到了海濱。她們開始玩沙子，又挖掘小井，做沙子的小饅

（註）

西班牙式——

西班牙是歐洲伊比利亞半島上的一個國家。國內婦女的服裝有特別的樣

子，後來別處的人仿做起來，就叫做西班牙式。

頭，造沙子的小房子，塑沙子的小人兒……

她們玩着沙子，玩着玩着就開始覺得熱起來了。

泰瑪蘿契珈說道：

『白蘿契珈，我們來洗澡吧！你看好不好？』

但白蘿契珈說道：

『你怎麼啦！你不是知道媽媽不允許我們嗎？』

『沒有關係，』泰瑪蘿契珈說道：『我們偷偷的洗好了，媽媽不會知道的。』

這一對小姑娘是非常不聽話的。

於是她們很快地脫去了衣服，把衣服往樹下一放，就跑到海水裏去了。

可是當她們洗澡的時候，來了一個小偷（註）。那個小偷把她們的衣

（註）小偷——蘇聯十月革命後建設新社會的初期，秩序未定，因此還有小偷。本文大概是

班台萊耶夫早期的作品。



服統統都偷了去：偷去了兩套小衣服，偷去了兩條小褲子，又偷去了兩件小襯衣和兩雙小皮鞋，甚至把兩頂上面垂着小小紅絲穗子的西班牙式的小帽子也偷去了。他祇留下了一把小小的花邊陽傘和那些小模型。小陽傘他是不要的：你知道，他是個小偷，不是小姑娘。至於那些小模型呢，他根本

沒有注意，因為那些小模型放在另一邊，放在樹蔭下。

但兩個小姑娘卻什麼也沒有看見。

她們在那裏洗澡，——奔跑着，相互潑水，游着，還鑽到水底下去……而那個小偷正巧在那時候偷去了她們的衣服。

終於兩個小姑娘從海水中跳出來，跑上岸來穿衣服。一跑到那個地方，祇見什麼也沒有了：沒有了兩套小衣服，沒有了兩條小褲子，沒有了兩件小襯衫，甚至兩頂綴有紅絲穗的西班牙式的小帽子也不見了。

兩個小姑娘想道：

『也許，我們走錯了地方吧？也許，我們剛才是在另一棵樹下脫衣服的吧？』

但是，不。她們發覺：小陽傘在這兒，還有那些小模型也在這兒。這就是說，她們先前的確是在這幾棵樹下脫衣服的。

她們這才明白，她們的衣服被人家偷光了。

於是姊妹倆坐在樹下的沙地上，開始號咷大哭。

白蘿契珈說：

『泰瑪蘿契珈！親愛的！爲什麼我們不肯聽媽媽的話？爲什麼我們要洗澡？現在我和你兩個怎麼回家？』

但泰瑪蘿契珈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辦。你知道，她們連貼身的短褲都沒有，難道她們就一定要赤條條地回家嗎？

天已將近傍晚，已經開始冷起來了，而且颳起風來。

兩個小姑娘一看，沒有辦法，祇有回去。小姑娘們覺得很冷，凍得渾身微微發青，索索地顫抖着。

她們想了一會兒，坐了一會兒，又哭了一會兒，於是開始回家走。

可是她們的屋子很遠，必須穿過三條街道。

於是大家都看見：街道上走着兩個小姑娘。一個小小的，另一個略微大一些。那個小小的小姑娘白皙皙的，那個略微大些的有些黑黝黝的。白

皙皙的小姑娘拿着一把小小的花邊陽傘，那個黑黝黝的呢，卻提著個裝有許多小模型的網線袋。

兩個小姑娘向前走着，渾身赤條條的一絲不掛。

所有的人都向她們看，大家都覺得奇怪，用手指指點着她們。

『瞧呀，』他們說：『多可笑的兩個小丫頭呀！』

小姑娘對這些話很不高興，她們很害羞，她們甚至撐開小小的陽傘遮住了臉，使自己不致太難爲情。

突然她們看見街角上站着一個警察。他的制帽是白的，上衣是白的，甚至手上戴着的那副手套也是白的。

他看見許多人聚在街道中心走，就掏出哨子，嚨——的吹了起來。

那時候所有的人都停了下來。兩個小姑娘也停了下來。於是警察問道：

『同志們，發生了什麼事？』

有人回答他道：『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？赤條條的小姑娘在街上行走。』

警察說：『這是怎麼一回事？呃？兩位小女公民，這是哪一個允許你們的，可以光着屁股在街上跑？』

但兩個小姑娘感到這樣的害怕，甚至連一句話也說不上來了，祇會站着，咻咻地吸着鼻子，彷彿她們患了重傷風一般。

警察說道：『難道你們不知道，赤條條地在街道上跑路是不可以的？你們願意不願意爲了這個，讓我把你們立刻送到公安局裏去？呃？』

兩個小姑娘益發害怕了，說道：

『不，不願意。請不要這樣，這不是我們的過錯。我們的衣服被人家偷光了。』

『誰偷光了你們的衣服？』

『不知道。我們在海裏洗澡，他來了，把我們的衣服統統偷去了。』

『啊哈，原來是這樣的。』警察說。然後他想了一想，把哨子藏回袋裏，說道：『小姑娘，你們家住在那裏？』

她們說道：『我們住在那邊角兒上，住在綠色的小別墅裏。』

『那麼這樣吧，』警察說道：『快跑到你們綠色的小別墅裏去，趕快去穿上溫暖些的衣服。』

兩個小姑娘是這樣的高興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向家裏跑去。那時候，她們的媽媽在花園裏鋪好了餐桌。

媽媽突然看見跑來了她的兩個小寶貝：白蘿契珈和泰瑪蘿契珈。兩個都是赤條條的一絲不掛。

媽媽是這樣的驚慌，竟把一隻深底的盆子失手落到地上。

媽媽說：『我的寶貝！怎麼啦？爲什麼你們渾身赤條條的？』

白蘿契珈向她喊道：

『媽媽呀！你知道，我們被偷光了。』

『怎麼偷光了？誰脫去了你們的衣服？』

『我們自己脫的。』

『但是爲什麼你們要脫掉衣服？』媽媽問道。

兩個小姑娘這可答不上來了。站着，咻咻地吸着鼻子。

『你們幹了什麼好事？』媽媽說道：『這就是說，你們洗了澡？』

『是的，』兩個小姑娘說：『但僅僅洗了一會兒。』

媽媽這時可惱怒了，說道：

『唉，你們，這樣的壞孩子！唉，你們，不聽話的小丫頭！現在叫我拿什麼給你們穿？呃？你們知道，我這裏的衣服都拿去洗了……』

然後她說：『好吧！現在就罰你們這一輩子永遠這樣赤條條地走來走去。』

兩個小姑娘很害怕，說道：

『假使下雨了呢？』

『那有什麼關係，』媽媽說：『你們有小陽傘。』
『那麼冬天怎麼辦？』
『冬天也這樣的過。』



健作